# 史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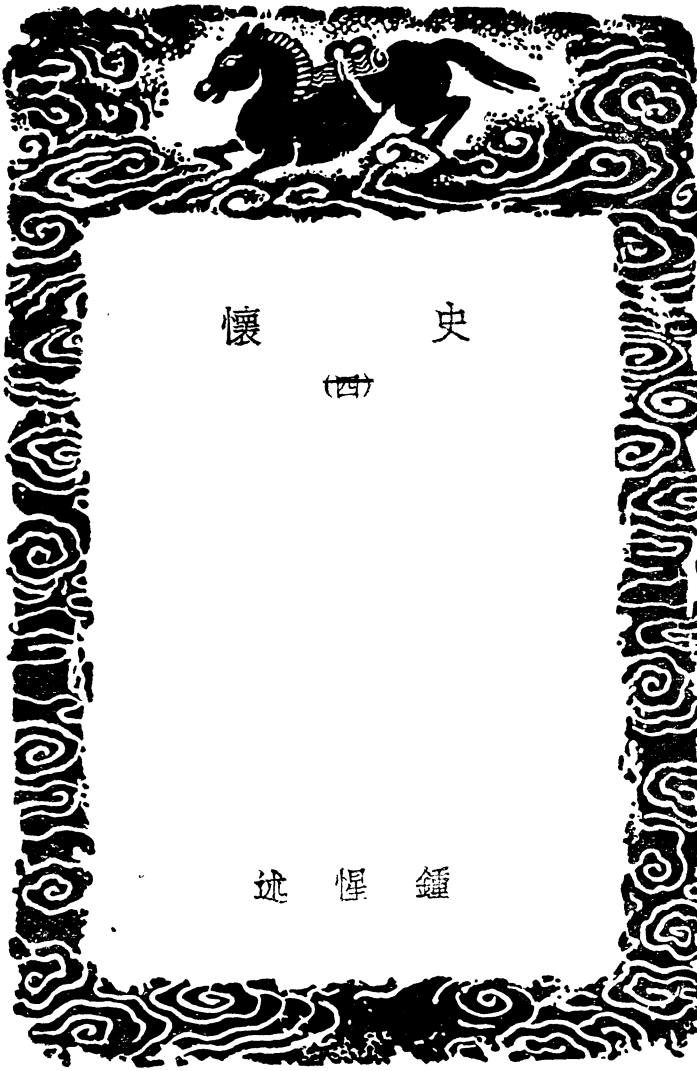
四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史懷

(四)

鍾惺述

# 史懷卷十六

## 三國志一蜀注附

###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松以益州賣于曹公曹公深心而忽之松因勸先主取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于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人以爲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龍潛蠖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至于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卻甚疎操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髀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荆州與益州二着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荆州可有蜀此時有荆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爭之釁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先主于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琮而獨忍于璋也

孫權遣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觀權如此著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惡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璋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荆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于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于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在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爲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于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

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學問大作用人事。豈可于戰將中求之。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眞。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注

龐統法正傳龐統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卻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爲之于前者。此類是也。注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

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

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注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爲不是。而表劾之請。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己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于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羕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善。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張裔爲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眞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孟光

後進文士祕書卽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情性好尙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光此論深心高識達于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證據也注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爲尙書令旣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日暫視已竟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朝晡聽事其閒接待賓客飲食媟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鎭靜。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爲。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討劉胄不克徹還。以爲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率殄滅胄。後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邱之戍。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爲魏。而吳屑屑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有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揆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閒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了矣。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爲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誅求之苦。須詞理宛至。足以服其心。一昧彊項。不得。李密于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名而慕義者乎。注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彊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一隙。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受之于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于卓也。其妙全在于彊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處士張玄曾帶索勸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于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自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拯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

袁術于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予之糧。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勳代之。所予者不足以爲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爲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爲世好相倚。而爲他姓所乘乎。然術僭尊號。得罪于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于術也。術自負策耳。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

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勑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中。權銳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牋。其語巽郤。有駕馭意。操語諸將。其詞溫。卻有畏伏意。皆宜得之言外。注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卻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淩雲臺手也。注

結好于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寵。踞以致討。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于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亡蜀。好觀其與浩周往反數書。心口違拒。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饋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饕餮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外。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于衆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眞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爲酒壺。實獲我心矣。舍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蘭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勅兒種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君。吾答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于自全者矣。

邵疇字温伯。時爲誕郭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盧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嘑嗻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疇不惜死。死又爲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爲死者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疇之所以爲知己死也。注

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于衡則傲。下于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爲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發出一部掌故。鑿鑿不易。

可謂辨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爲挾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爲長惡不小矣。注

宗室傳

嬀覽戴員殺孫翊。將偪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若非平日暗著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間取賊奴之首于床幃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

雍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洩。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顧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感格處。其訶責子瑜于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恭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聞道人不知。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于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弈家國手。其緊著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眞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縕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于形容。是公瑾知已。其立折蔣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

孫劉幷力挫曹公于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閒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荊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荊州。恐爲操所先。正爲此耳。甘寧戰將。見亦曾及此。此弈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亦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于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于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荊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荆州方略。極言吳之不懼于操。無賴于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幷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丁潘傳甘寧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爲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閒。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于死。自當禮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能。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眞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

甚大。注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于椁鼓之閒。講論于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尙不知。故云自恨疎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靑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肚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于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又云自處台輔。中閒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悚然于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 史懷卷十七

三國志三 魏注附

武帝紀

魏武命世姦雄。爲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邵輩。公無如之何。而橋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子許與之中。微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答。不答妙甚。公固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痛痒。全在于亂世姦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聞而大笑矣。然亂世姦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時上書言時政。吏迹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爲治世能臣。是後政教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亂世奸雄。其志決于此矣。嗚呼。驅能臣而姦雄。豈非世使之哉。

寧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帶感愴。然老瞞一生受用。在此八字。遂爲千古惡人口實。注

曹公嵩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

當哉。

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數言。字字不情。卻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爲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顏。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奸雄若不辯自明者。奸在于此。注

司馬建公曾舉公爲尉。及爲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婉氣直。對奸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注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殽膳皆沾汚巾漬。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爲持法峻刻垂涕刑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殺見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注

公爲大將軍。袁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棗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初舉事時。便爲標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尚數引虜入塞爲害。鑿渠自呼沱入派水。爲易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至今漕溉爲萬世利。恐孫劉君臣未遑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三國人伎倆不過如此。彊本節用之道。不講久矣。

安定太守毋邱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此論中國遣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輩一往貪功冒險之人。幷班超陳湯傅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薄罪厚賞以來之。卒之不賞而自來。不賞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明帝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于軍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渭南。勅司馬懿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懿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將將手段。特用之于懿。尤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爲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役。懿方與亮相拒渭南。帝曰。權走亮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公子耳。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讓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營謀。其作用棄取甚奇。在諸奴在得其慙而用之。在張讓在得其喜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其所棄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英雄也。注

郝昭遺令戒子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此理甚明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其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因爲將看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爲將而發冢取木卽此一事將豈可爲乎注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爲布以水沃鼠死此非甚奇自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浣之物反其所始也注

景王議廢芳羣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違心其厚顏哽口亦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彈文又似獄辭六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卽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爲奏首賊臣作用注

髦立後景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夏后少康中興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刃立其後也

后妃傳下后

文帝爲太子左右賀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觀此則翼翼畏愼一念亦自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太祖嘗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取其下

者爲僞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雄主僞不得。僞之敗決甚于貪。又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貪。開國母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注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書。桀黠辨慧。遯倨多端。亦小有才者。然負吳以自媚于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于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盛自誇詡之理乎。柔佞小人。駿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曹洪爽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彧之臣于漢也。孰能聽之。注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于少時。幾至殺身。可爲嗇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

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牢矣。丁謐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貪躁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宣王稱疾避爽而密爲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懿者。愈庸愈疎。而懿之所以疾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覺懿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賈傳賈詡

李郭入長安。賈詡實爲禍始。蓋欲自脫于李郭之手。而寄其身于張繡。後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

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王褒　邴原

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罐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見己。整衣出迎之于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大有權術。是古今第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一段議論爲薄情人矣。其異于人處。只是一厚。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蔭卿。厚德之言。發出反身學問。注

觀邴原匿劉政。全其身又全其妻子。蓋義俠膽智。居亂世者。人但知其隱君子而已。政之投原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此語縕藉而沾沾自喜。業解衣以待之矣。

浮慕是後學一大病。漢末尤甚。原志士。自不爲名所怵。還書孫崧。解不致書鄭玄之意。是何等識力。人各有志。志高者通。是原一生本領。而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又原立志之根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琰

曹操殺崔琰。最是千古可惜人。而世多不談及。陳壽以孔融附琰傳末。琰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名士。惟華歆最劣。除卻弒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徇豫章。豈有爲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而猶以年德安受孫卽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爲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爲之

用若爲不知也。

##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昭

袁紹在黎陽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從兩損其威。處寡弱之地。有取輕于敵而獲全者。曹公攻馬超。聞超益兵幷來。輒喜謂可免再舉之勞。正可與此反看。吳蜀合而後三分之形成。使兩家知此。終不爲魏晉所乘矣。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曹公取荆州。威震江南。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必資備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此魯肅以荆州資備之意也。孫吳不得不合之勢。昱一眼看定久矣。後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且請密之。此呂蒙襲荆州時也。董昭言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勿令權得志。合兩說觀之。孫劉彊弱存亡。終始在離合二字。而魯肅呂蒙之計得失較然矣。

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

五人眞是鈍漢。如今諸生臨場溫習舊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一語。韓非說難中不曾拈出。而曹公見畔臣主聰明犯對。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炯炯在心目之間。畔後事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百智不如一誠。注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李孚爲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沛蓄乾棋。收甕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爲陶士行之師。注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翫演之叛。蘇則請因釁擊之。善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于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衞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卽善惡離合之意。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于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勑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

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勑門下。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注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注

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籠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籠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爲陳思連綴。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愆業而修自疎駭。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邴原之正。吳質之譎。乃可觀修所爲。豈是吳質對手。注

武文世王公傳倉舒　中山　王袞

倉舒亡。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閒開釁結怨之言。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此語殊有深恨于其父。

中山王袞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衞二劉傳王粲

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于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嘗謂鄴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攬諸士表其所長令之延譽皆一念名根爲之非必其能友勝已也注

何鄧求交于傅嘏嘏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即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

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反驕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邈醉客經濟精敏操履清愼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開透徹不苟者惟徐邈鄭袤二人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王凌　鄧艾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爲戎首而猶數通書乞哀向虎口求活不應駭且怯至此刃已在頸而太傅猶先下赦赦凌爲書喻之凌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凌面縛水次遣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套著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圖舉大事耶

鄧艾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在晉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妾卽會母也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生男故飲以得男之藥成侯曰得男佳事闇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女其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字又爲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駁愈變愈奇張夫人直是兵機成侯雖判斷得痛快一絕妙獄吏耳注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衹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能驅策鄧鍾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將權略推之矣古帝王于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

士能靖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于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

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其所不足。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奉孔子于老子之上久矣。觀其答何晏茂于神明一段。是步步著實學問。晉人尚清虛。豈是輔嗣爲戎首耶。注

方技傳管輅

管公明不取何鄧。策其必敗。鬼幽鬼躁。涉于輕詆。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鄧亦不知耳。嘗云見何鄧二尚書。使人神思清發。夜不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之人。何鄧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映中久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才高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公明之于何鄧。卽蘇門之于叔夜。憂之惜之。非詆之也。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二語欲哭。恨不能身代。何鄧之危。山公妻窺嵇阮。亦云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才識二字。正與蘇門暗合。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敗亦分于此。

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也。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

輅年十五。與瑯琊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眸所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便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想見前輩之妙。注

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莊子天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胸中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相當精神。注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此公明撿押作人本領。蓋其人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 史懷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魏武很。其人卻有情。司馬宣王很。其人特無情。非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一種陰鷙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閨房之趣。略不以分其心。以爲熱則生情。有情則爲取天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爲很。（詩歸以此語評宣王讖飲詩。而詳約各有其妙。）

曹氏取天下于漢。而司馬氏取天下于曹。懿之不肯屈節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氏必不能越曹氏而徑取天下于漢。其勢又必因乎魏。是以卒事魏。魏武一生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爲。取漢天下于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豪雄志。嘗見其很顧相。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柰何。天人之閒。妙矣哉。

討公孫淵過溫。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送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功成歸老。待罪舞陽。此時已公然作豐沛舉動。無一字人臣語矣。而又云歸老待罪。四字奸甚。老瞞口中說不出。卽操自道。亦不過曰欲孤便爾委損所典兵衆。歸就武

乎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讓還三縣一篇長文抵不得此四字然魏武之服人在此可見奸雄也要服人不是一味亂做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專明帝以面覆沐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孚報寃對夫人閒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託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爲子孫謀而不知反爲後代孝子慈孫之累燕詒豈不在孫謀哉

景帝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陳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之散在人閒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別才也

帝目有瘤疾文欽來攻驚而目出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忍而譎不必言但覺傷胸捫足者造次中酬對光明

惠帝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

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乃安。同一宮寮之擁戴其主而爲之謀也。爲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晉惠而可以不敗。立想愈妙而應機愈省。省所以妙也。

明帝

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操。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請遂止。從來誣聰明有才人。多用此等題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朦朧闇昧中。名士沒入而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眞逆折之。自是省力。然妙在占先。敦自以先手輸太眞。亦天奪其鑑也。

帝微行湖陰。察敦營壘。雖以黠捷得免。一候騎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后妃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芳寵冠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輒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貴嬪可謂健婦妙在嬌癡之中微帶膽肖然其媚媚卻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雄主耳士之遇于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更覺媚媚即此意

何曾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案曾始末一鄉愿老奸耳然看晉之前後甚明往往于所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憒憒者胸中原不憒憒而始末如此所以爲鄉愿爲老奸也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耳國亦何利于有此臣哉（凝頑老子王金陵李溫陵皆爲所愚只爲其以晦自全耳）（眉批）知安樂老胸中殊自了了乃對耶律德光曰無才無才

羊祜杜凱

祜晉室元勳自無爲曹爽庸人所有之理其不受爽辟宜也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一生腳根定于八字爽敗而祜曰此非愚慮所及深厚自是大福德人語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會荀勗之間得免于難未必不繇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屬以平吳之事知人哉雄主也祜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飾出于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爲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爲大臣乃能爲

大將意蓋如此而減戍裂田其取吳著數令眼看定快手隨之至爲步闡一役身定貶黜以明主法不少假借與諸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呑吳之志偏不讓人智愈深而勇愈沈君臣開紀綱心計如此欲不亡吳得乎此後一段謀爲純以懷柔爲主其布德示信不至舉吳之人心盡入于我不已步闡一事又何足煩其指麾然祜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祜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勁對也布算已定而委之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祜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祜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祜嘗以畋漁廢政卽安石賭墅意也善藏其用在此徐脩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少祜欲出而借脩言以自止甚爲有體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杜元凱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于此矣羊公峴山一歎哀樂異人其名根之重卽沈碑襄水之意而以達識高韻出之深渾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動於墮淚一碑末二語所謂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情冷妙

祜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非謂其病也。卽劉曄祕伐蜀之意。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當其時無論帝能用祜。卽遣張曄已自得人矣。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注二事實之。古人自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其陰以推羊公乎。（元凱自處正在德不可及一語今時人無所立只爲視天下無不可及耳）

石鑒何物。以宿憾奏免預職。及隴右之役。鑒欲使預出擊。幸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事之安危。可謂不忠之極矣。預奏以不可而鑒以軍興法中之幾致殺預。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鑒軍還論功不實。曲直較然。鑒不勝誅矣。晉法不行。使預糾之。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何愛于鑒而爲此。雖于預盛德不無少傷。然皆朝廷用法不明所致也。

晉武有滅吳之志。而預契之。可謂君臣同心。前有羊祜。後有張華。而師期遲速。當機之際。猶爲羣議所亂。苦心苦語。幸而得之。甚矣。謀斷之難言也。羊公所謂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意蓋如此。預立耕田建安邊論。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諸事。在伐吳之前。立泮宮。置屯營。興水利。漕溉諸事。在平吳之後。古之伐國用兵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此非爲將者所知。然爲將者不可不知。

衞瓘張華衞瓘　瓘孫玠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

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以廢立一事。結怨賈氏。竟致誅夷。然其苦心血誠。晉九廟亦鑒之。杜元凱以爲殺鄧艾之愆。考其事實。亦有不盡然者。按蜀平後。艾承制專擅。鍾會亦懷異志。瓘與會密奏艾反狀。會遣瓘收艾。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艾諸將欲圖劫艾。瓘僞作表將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囚諸將。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人情變動。會留瓘謀議。瓘如廁。紿胡烈語三軍。言會反。在外三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三軍。瓘得出。會悔追之。瓘辭眩疾詐仆地。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三軍。共攻會殺之。艾將士復追破艾檻車出艾。瓘自以與會俱陷艾。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襲艾殺之。初艾入江油。以法欲斬績。及瓘遣績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詳其始末。三人機穽鱗甲。互相銜持。纏綿糾結而莫能先出。嘗聞蛇食蟾蜍。蟾蜍食蜈蚣。蜈蚣食蛇。三毒同時共處一器之中。先發者免。非欲相食也。自免之道。在于相食。瓘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情形不幸類此。但艾罪不至死。瓘與會密奏艾反狀。一失也。會死後。瓘欲專誅會之功。二失也。遣田績而快其得報江油之辱。三失也。在他人不足責。瓘爲此。正杜元凱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瓘之死。其罪豈在撫牀數語哉。先生固有以斷斯獄矣。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玠之得爲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後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

者若如此又之去玠又豈止其閒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可作晉史斷唐太宗修晉史而尙其清言所以爲後人所譏）

宣五王平原王幹

幹外近不惠觀其體用似有道術者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己此豈憒憒人所能至處齊王冏恭倨哀樂皆有節次有關係文景之有幹猶宣王之有孚雖作用昭晦不同皆未可於族類中求之孚年九十幹年八十皆以壽終持正之人何必不自全于亂世哉

王沈荀顗荀勗荀勗

荀勗爲覆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如赴曹爽之死遺愛於安邑薦衞瓘山濤料鍾會之反議遣王公之國及省郡縣吏止令史掌文法諸事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腳根而後爲所欲爲從古小人腳根既定爲惡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賈充出則曰賈公遣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其勢利炎涼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才與惡畢用于此矣

賈充

充與諸葛誕論及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死陳

玄伯請于晉文王。斬充以謝天下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司馬孚枕哭高貴鄉公臨終遺令曰。有魏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淪沒晦闇中。天生此正人。留此正論。爲賊奴公案。不能有二。不可無一也。

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謐奉充後。一輒字寫出妬婦精神。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劉實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溷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僞濫者。甘郎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然總出一念。只是極眞極不苟耳。（陽元少名遲鈍而卒成宅相伯敬先生嘗曰。此便是從來名士深衷妙用。）

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晝籌而已。此非獨妙于自晦。亦高于自處。舒少不爲人所重。以遲鈍質樸而一生得業。受用作用。始終不出此四字。史稱舒每欲容才長物。舒之本志。于此窺其一端。後毓見舒善射。歎曰。吾之不足盡卿。有如此射矣。二語亦非淺人所能道。自是古大臣極善觀人用人處。士之眞知己。固有出于不知之中者。如舒之于毓是也。

鍾鄧伐蜀。劉實料其必破蜀而皆不還。晉文王放意遣二子伐蜀。而不聽鄧悌之沮。實意正與暗合。人臣

當國家偏安之時。君父窘辱而身自豪侈。如羊石諸人。暴殄天物。僭越法制。非惟失事上之禮。亦昧保身之道。劉實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實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點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于此驚悔。糞謝不暇。乃答曰。是廁耳。甚矣崇之鈍而闇也。不死何俟。

王渾王濬唐彬渾子濟

王武子以其父渾與王濬爭伐吳之功。故每排濬。時議譏焉。然齊王攸之國。濬諫而武子亦諫。至稽顙泣請。忤旨左遷。古人于國家大計。不以私嫌生異同如此。（此纔是從國家起見。然武子幹父之蠱亦正在此。）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甘。況濬乎。觀杜元凱于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于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棗鞬

而迎裴度。度遜避。懇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處己處人之道。盡此矣。統歸學問。尤見主腦。

濬兩上書自理。一辨其不受節制之故。一辨其取吳寶物。理皆甚明。詞皆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有以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賞之所以不酬其功也。渾濬爭功。帝嘗遣劉頌校其爭。頌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失平。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責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制之說。猶爲有體。至責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濬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其詞愈枉。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氣皆不平。終非人主所心善。中濬病根所謂角巾私第。口不言伐吳之功。眞忠爲濬畫者也。

山濤王戎樂廣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沈于嵇阮之中。奄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己。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作用不露。閒有一二持正匡時爲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鄙濤之爲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具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覩時不可爲而後晦于高陽之遊。悲憤之感深矣。居漢沔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眞心畢露。不失爲晉室忠臣也。高陽酒徒。不知有如許熱腸也。

李在道邊多子。知其爲苦。必能識其甘處而就之。勢利中心目最靈警之人。步步不肯空發者也。

戎田園水碓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爲貪鄙人藏身之地。士夫居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爲保身之智。若藉口王翦之請田。蕭何之致產。專利聚斂。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爲。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免于難。戎獨不聞之乎。至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而欲分其名。計已巧矣。富貴已極。而貴壚數語。強作清態。尤爲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蠭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重海內。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塡殺之。衍千古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勢窮情見。被石勒一老門照膽看出。和盤託出。快甚快甚。其悅衍處悅得有趣。怒衍處怒得有識。所云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勘衍短長。始終與山濤羊祜纖毫不爽。亦異事也。若樂廣清已中立。人莫見其際。而愍懷太子之廢。從官冒禁拜辭。廣爲之解遣。名士本領。當于此求之。既以持正。亦能全身。而衍一則曰計不由己。再則曰少不豫事。可恥復可厭。卒死牆壁。安在其苟免者之必能免也。

惠帝爲太子不令廢立之際臣子所難言和嶠因侍側言于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駭人在前非一意周旋語蜀孟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人當多僞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道而後及于敗也

任愷惡賈充之爲人欲出之于外會秦雍寇擾愷謂非威望大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帝問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于是詔鎮長安可謂妙于去君側之惡矣然盧杞薦顏眞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卽以之傾君子作法自斃不可不知也

傅玄咸

人臣居糾彈之地胸中不必先著正直忠厚兩念要不當以喜心出之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是何等念頭其一往甚難甚慎如不得已之心可謂幽獨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大夫一挂彈文官爵不足論人品名節聽命于此有如始之以游戲終之以驕謝甚至爲要挾爲報復爲塞責爲沽名爲規利爲媚權此眞不可解也

玄上封事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爲患深憂徼慮逆睹五胡之禍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玄也

傅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悾悾爲忠益而常見疾乎此達生之

言也。認得眞忠直。自不肯爲僞明哲。從古持正人。胸中須先具達識。識若不定。膽必不堅。

向雄段灼閻纘

鍾會以反誅。雄爲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主背主以立于時。辭令絕似左氏。不獨氣強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患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屈也。段灼之理鄧艾。閻纘之葬楊駿。同一高誼。纘之葬駿。要駿主簿潘岳等共事。岳畏罪。推纘爲主。三子身名俱泰。而岳竟凶終。人亦何憚而不爲義也。

# 史懷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

讀嵇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悲士生亂世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憂畏恐不能自免之意即于放誕中見之何者嵇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無論廣武武牢山之歎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或使人謂狂或使人謂愼作用不同皆繇全身一念出之而烈士壯心終不可已故其率意獨行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爲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臥鄰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廚聊以自遣其窮途之一哭而已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茫然不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于禍哉觀其問道于蘇門著論于養生省躬于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于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爲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予謂才如金識如火銖錙之微則洪爐一煅已爲鈍鋼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鑛雜惟叔夜之才高所以益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費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其難如此而槩以達之一

字題之若致羨于竹林之樂而不得者。眞蚩蚩然于太平之中。而未嘗設以其身一息處乎其地者也。然達之一字。其出無意而其來有本。嗣宗諸人。自知甚明。故自處甚高。觀其言曰。禮豈爲我輩設。又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裴楷所謂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意正相發。繇此言之。達豈易言哉。嵇叔夜有言。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尙。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尙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此嵇阮作人之本。非聞道者不能與于此也。達豈易言哉。

晉文帝曰。阮嗣宗爲至愼。常加保護。此可謂極相知者也。王敦謂阮思曠爲虛譽無實。出之于外。劉伯倫爲建威將軍。時輩皆以高第。伶獨以無用罷。可謂極不相知者也。然其爲保身則一。愼之一字。特達曠觀。英雄眼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于末亂。乃其所求此名于世而不可必得者也。阮稱爲至愼。而嵇自謂顯明臧否。阮稱爲識密鑒洞。而嵇自謂好善闇人。此成敗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有同乎。曰有。烏乎同。曰無欲。曰不僞。（可見名士不可僞作。）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于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于己。乃可無求于世。今人動作名士。而孔向人。見人營治生計。卽目之爲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請乞丐。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于俗而已乎。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

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謝鯤縱誕。有過于稽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人望。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其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撩猛虎之鬚。雖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臭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柰何之想。宵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眞。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卽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慚色。而槩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士無正骨。強作清態。是乃大俗耳。

卻詵袁甫

士大夫處榮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卻詵對策云。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爲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盡而自盡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訣之言曰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看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然則人事無關于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于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爲淮南大農人問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旦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溢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即成至理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愍懷太子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亦非人事世祖有言如此晉祚安得長其端見于此矣然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書也自漢呂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彈章訪單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遺書言賈后羅織煅煉始末甚悉史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爲太子分訴也（蕺史人不可無此眼孔也）

潘岳

賈后搆廢愍懷太子。命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極其狂逆。逼太子使醉而使自書之。文人作惡如此。可恥亦可恨。族誅之報在此矣。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戒之。岳違母教。貪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閒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母爲名。板輿一語。至今遂爲佳話。仕進則云爲母而出。閒居則云爲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眞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藥。

周處

處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閭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以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若前途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不患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曰自知爲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己之甚。見智勇人回頭靈捷。處具爲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己。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己。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爲善之時矣。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孝侯正是現羅刹身作佛事者。大權示現。過量人也。

自古邊疆多故。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隸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于人。此成禽耳。是牽制之害也。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而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此孤立之害也。以將予敵。其事小以士予敵。其事大。然予以爲疆土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之。以孝侯之忠勇。而不使其獨當一面。致殞身于賊。名將不可復生。淒涼千古。

趙王倫

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爲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聽于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于盡者也。賈后謀廢太子。罪在社稷。司馬雅許超郎士猗以東宮官屬謀討之。不獨私情自是春秋之義。使張華裴頠能爲內主。名正言順。而事亦不患不成。廢賈后以復太子。補天浴日。社稷之功也。二子硜硜守文。不可與濟變。使雅等孤窮無聊。以趙王倫貪冒可假以成事。因孫秀市井小人。交關其閒而爲之。無正人君子爲之主張。無論倫曾黨于賈后。慮太子復辟。禍且及己。如此大事。假手于貪冒之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爲功。然不利于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孫秀爲倫謀。且緩其事。待賈后害太子。然後廢后以爲太子報讎。一段義舉。供小人貪冒之用。而同歸于盡。此烏喙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何等事而使小人得志。卒之二子俱不免。甚至金谷草荒。玉樓冰

周淩嵩馥

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王敦勢盛。帝漸疏忌導。嵩上書言導之忠。故導等獲全。繇是觀之。周家兄弟。何負于導。導非惟負顗。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顗救己。故聽敦殺顗。顗人望也。必知其救己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心哉。總之顗兄弟忠于國。篤于友。然剛而近闇。不能知人。（仲智明于自料。并明于料其兄伯哀。鳳德仲用火攻反不如阿奴之碌碌。惜哉。）

周馥哀王室之卑。上書遷都。其意甚忠。而東海王越以馥不先白己。誣之以反。公然使裴碩舉兵襲馥。豈有人臣上書天子言事。而又先白于傍一人者乎。自曹操作俑。人臣忠而不利于己者。反以天子之命討之。日之爲反。征伐之柄爲亂賊驅除異己之資。馥亦公然與碩對壘。天子不知而臣下私自爲勝敗。紀綱至此。如之何不亂且亡也。

劉琨祖逖

琨與逖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逖實。琨躁而逖靜。琨疎而逖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馭。則皆不能爲我用而皆足爲累。方其困于劉喬。父母爲虜。借力王浚。粗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之讒殺之。驅其子泥爲劉聰鄉導。害及父母。琨之心碎而意阻矣。表猗盧爲代郡王。猗盧死。其衆歸于琨。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于方張之石勒。一

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磾同盟討勒。僥倖萬一。卽無段末波之納賄譖搆。其成敗已可逆睹矣。若祖逖則進未規其成功。退而圖所以自處。琨無是也。觀逖所位置經營事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強敵劇賊。首尾分應。免于衡決。雖不能遽討勒而恆爲勒所畏。黃河以南。盡爲晉土。不若琨之見輕于劉聰也。總之逖所苦心而圖者。皆琨所盛氣而出者也。

琨似孔文舉。逖似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于王敦。匹磾之殺琨。敦則使之。逖死而後敦得肆其逆。權臣在內。大將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陶侃

侃母截髮饌賓。爲其子仕進津逮之地。蓋直以一片苦心感勵其子。亦是大很人。有此母不患無此子。侃果以范逵薦爲廬江太守。張夔督郵。夔妻有疾。侃犯雪迎醫數百里外。以英雄而執僕隸之役。負有用之才。屈身事人以求必用。卽師其母截髮之意也。

蘇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溫太眞義旗迴指之言。幾成傍觀鷸蚌之智矣。近世王弇州以爲非純臣。固謂侃有異志。緣天門折翼之夢而止。不知侃救時能臣。原未嘗以純臣自處。漢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有能臣有功于國者。家國破喪。半屬他人。吾取諸他人之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猶愈于攘諸其主而奪之者。劉裕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裕之時。則亦爲裕所爲耳。豈以異志自諱哉。然觀侃始終局量。邊幅終是人臣。非裕比也。劉琨輩忠過于侃而才不如。居亂世無才。亦何貴于忠哉。近日陳仲醇謂不君不臣項

做個伯王與此邊幅終是人臣皆是論古特識

溫嶠

溫太眞瞞過王敦全在以譎取錢鳳始而結歡于鳳譽其精神滿腹已得爲丹陽尹猶懼鳳爲姦謀因敦餞別嶠故醉而辱鳳鳳讚嶠敦果不聽嶠得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袁絲所謂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行者是也顚倒之法輕捷圓妙蓋著著占一先手也太眞以玉鏡臺詭其姑之子亦可謂無所不用其謀者矣然不免先爲此女覷破可謂時無英雄

郭璞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是晦于文章不可自晦于仙術不可無已而託之嗜酒好色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促悲憤所出潁川陳述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則璞之嗜酒好色其眞情必見于此矣士生太平安得知之景純之術妙矣而無救于緋衣之難豈所謂定業者乎世以爲景純尸解與嵇叔夜相似不可得而知也

王湛

晉人崇尙虛名士一有名于時便公然以名士自處孟浪輕物其中實無所見往往自取慚悔此王武子所以見屈于其叔王湛也只是一浮耳若深心人自然不敢輕物鍾毓初亦不識魏舒見其射乃曰我之

不足盡卿。如此射矣。此語卻甚深。救得一半。若湛之癡。舒之遲鈍。乃其名士深衷妙用。居亂世尤爲善物。簡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敵人。觀其遷散騎常侍。其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堪何復讓。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以爲言。述答曰。足當自止。皆可破千古僞人。堪何復讓。足當自止二語尤爲名通。彼原不欲讓而自以爲堪。終不知止而自以爲未足者。又當別論也。

王舒王彬

王舒與王彬皆王敦羣從兄弟。彬以哭周伯仁犯敦逆鋒。幾不免。敦敗。其兄含欲投舒。王應勸含投彬曰。江州當人彊盛。能抗異同。既覩衰微。當興憫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舒素爲敦所重。當急難之際。報敦父子如此。不如彬遠矣。嘗考舒子允之寢敦帳中。聞敦與錢鳳逆謀。奔告其父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荆州。則舒討賊之志已定于敦未敗之先。非賣敦于敗後以自爲功也。身任討賊之寄。自無縱賊之理。不若彬從容事外。操放自緜也。向使具舟在舒而沈江在彬。則亦恩怨之常耳。何以爲二子乎。君臣朋友之間。視其重者而已。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聽之自守其名。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

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時王濛謝尙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猶之乎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滅蜀。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于彊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彊尋一題。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不得不出于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爲抗溫者安在。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嗚呼。當時之善于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卽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爲令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爲朝廷用違其才者。大抵世于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歎哉。

謝安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符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兇之氣。淮淝

之役。從容以挫彊虜之鋒。安于此晦以用熙。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于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慍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賭墅失措者何人。何不一效安之矯乎。

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諷其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不知當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蓋不惟無廢務。此安所以能爲清言之本也。桓溫有言。我不爲此。卿輩那得坐談。安蓋以一身兼之矣。又焉知安經濟實用。不善藏于清言之中邪。

秦師百萬壓境。毫釐千里。便有被髮左衽之禍。安以一身係晉室存亡。安危。敵至之日。欲其不憂。克敵之後。責以勿喜。此非人臣之情也。特觀其所以用憂喜者何如耳。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固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養其氣。鍊其膽。卽以碁喻之。玄平日之能勝安者。是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使玄能全持其平日之能勝者。以禦敵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置書了無喜色。既罷。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自是至情。觀安之不能不喜。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故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于用其憂喜耳。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作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

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王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又云。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東土饑荒。羲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爲法不一。牽制者衆。竊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千古之眼論人。于千古之上。

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羲之其潛而躍者乎。

朱序

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苻堅。淝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以情輸晉。卒破堅。因嘆漢李陵降虜。謂欲待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爲千古叛人護身欺世之套。至序始一雪之。淝水之勝。天之所以存晉也。向使堅不離兵。融不墮馬。朱序一呼。安能折百萬斷江之艫乎。

殷仲堪

桓玄見仲堪部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心目超然妙于相人不必言名理警捷如此殷侯忠孝人也仁而少斷卒爲玄所逼世安可以成敗論耶靈寶逆豎往往以蹇牙得利其妻尤能相人然能識劉下邳龍行虎步而不能識其夫草齊烏啄蓋亦猩猩能言卒以酒敗者耶

# 史懷卷二十

## 晉書三

### 張軌

自尉佗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爲帝。中不肯爲臣。下不屑爲賊。審機擇便。于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輩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據。而外修臣節。視陰偷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眞有見于君臣之分。而俛首心服哉。託于恭順之名。與義以爲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器量不如。勢彊氣盛。改元稱號。置官備儀。奉表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順逆存亡。固天道之常。亦由其達其順。俱不轉于朝廷之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爲計也。然其效勝于唐之藩鎭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十六國史稱西涼自張氏來。號爲多士。能于兵戈擾攘中。留得詩書一綫。亦未易事。

### 孝友庾衮

衮。明穆皇后伯父也。諸父並貴盛。惟衮父獨守貧約。則其父自高隱士也。衮躬稼給養。以全父之高。所謂養志之孝。惟衮足以當之。父亡作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袁負至性。而所值父母皆賢。此則古聖賢之所不可必得者。天之所以厚袁者至矣。兩婆皆富室。感袁之義。皆改飾安貧。可謂刑于寡妻者也。眞是孝友人之福。（從來孝友人多遇人倫之不幸。安得爾爾。賢一身無一乎。固知元規塵不足相及矣。）管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袁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袁曰。未知所以顧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袁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登堂拜母。古人交道中非常特起之禮也。泛用之而習行之。則其勢必不能久。卽久而愈覺其輕。不能久與久而輕。交之所以僞而不終也。袁不拜陳準之母。正是善交久敬之道。與漢王丹子欲奔友人之喪。丹撻而止之。令寄縑以祠。同一愼始之意。而準兄弟以此一事。卜其亮直。以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許之。亦是特識。袁雖終身不仕。厥後賊掠陽翟。袁率衆保于禹山。修戰守之備。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愼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就中經營部署。才似管子而幾以德掩。然亦何可掩也。看孝友人于此作用實際。何如所謂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亦可窺其一班矣。昔袁閎居漢末。土室自蔽。黃巾賊起。鄉人就閎避難。賴以獲免。一隱士身作干城。儻若一敵國焉。賢者不可測如此。

忠義　檢紹　劉敏元

嵇紹父死于晉。卒爲晉忠臣。其于王裒。眞異迹同操。觀其立朝持論。駁陳準之謚議。與張華之復爵惠帝反正。上疏無忘金鏞。齊王冏輔政。諫止驕奢蕩陰之役。竟以死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

伏節死義之誠。若紹者可以反觀矣。（人謂侍中忠臣。予謂中散孝子耳。）

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奔。爲賊所劫。敏元已免。愍平年老。還請于賊以身代。賊意哀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畏死乎。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諸盜長曰。當爲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敏元于此。仁心義膽。不必言。乘機審時。不先不後。蓋亦有妙用焉。非莽莽而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氣彊。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衆情以制其一。而借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收功全在後一段。可爲應變之法。應變者貴于濟。不貴于死也。（可見有勇人不可無智。妙在先得衆心。所謂以賊攻賊。賊之意而顚倒用之。使人不知。端倪先聲後實者耳。）

良吏胡威　鄧攸

清者。上士所安之以爲常。而中人所勉之以爲異者也。以爲常。則出之爲無心。爲無迹。爲近情。行之爲恕。爲自下。爲可久。威所謂臣父清畏人知者是也。以爲異。則出之爲有心。爲有迹。爲矯情。行之爲刻。爲驕。爲久而變。威所謂臣清畏人不知者也。威自知不如父。而論清之情理甚妙。威父質爲荊州刺史。威往省。驅騾單行。每至客舍。取樵自爨。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問大人清高。何由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辭歸。質帳中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佯與爲伴。陰助其裝。威疑而誘之。既得其情。卻之。

遣信白賈杖之百除名而後已凡此數事皆威之淸畏人不知不如其父者也然威亦可謂自知者矣此吏可畏安知非餌我而爲所欲爲乎一爲所昭卒難自拔淸人耳目恁地聰明也

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軍以牛馬負妻子而逃處橫逆別無苟免之道非才則誠攸于此一事可謂才誠互用然亦苦矣若恃其才誠以求頻免則又極愚之人攸甫免而乘閒急逃如魚鳥脫于弋釣鳴躍遠逝非惟愛身亦眞能自愛其才與誠者也才以運誠朴誠亦不足濟變自愛其才誠一語深識老到之言使人陡然自省

儒林范弘之

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乃多敍溫移鼎之迹此卽杜甫之理房琯超然于成敗炎令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宇宙間絕不可無此種識議卒爲溫故吏王珣所阨出爲餘杭令弘之遺書會稽王道子發明其義又以書責珣數其不忠不孝弘之竟以餘杭令終沒齒無怨可謂不負所學矣或謂弘之宜伸浩而不必貶溫以重桓黨之怒使其事卒不行不知浩功無稱而其志與溫忠逆相去遠矣理浩之冤正欲以討溫之罪耳又豈獨爲浩而已乎理浩之書與枋頭之史正相發明浩之成敗不必言正當論其乃心王室耳弘之理浩而敍溫亦正深識兩人之心不以功過掩耳宋張德遠三用爲將而三敗何嘗以此貶魏公耶

文苑趙至　顧愷之

趙景眞年十四遊太學遇嵇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密鑒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微入也始知文章非淺人所能至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善調弄人者嘗委質身以供人之玩而已因以爲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徼羣然隨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爲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獸聲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據而隨聲逐隊以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遙贊令趍脚人代己長康自力忘倦至于申旦瞻蓋爲長康所調弄而不自知也至于蟾葉自蔽以慢桓玄自全于猜忍多忌之際其癡處卽其黠處且癡黠相半正學道人生凶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爲嗣宗之狂或爲長康之癡狂者露而癡者忘癡尤深于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烏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聰察人而以爲其所瞞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于蟬葉之中而爲其所蔽者也以顧虎頭爲受倩玩世嚂化掣顚正是學道人慧眼

隱逸范粲　郭文　孟陋

齊王防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裒終身不仕志趣略同。一篤于君。一篤于親。似不宜入晉隱逸傳。然如此忠孝人。自足爲隱逸重也。（隱逸何事。而必得忠孝人以重之。此語甚微。）

郭文不妻不肉。與猛獸狎。暫處王導西園。後歸臨安。遂不復語。臨終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舉手指揮。豫刻死期。觀其始終行徑。此修禪人戒定慧所得。已深涅槃中絕妙光景也。似不宜以隱逸盡之。文亦始終不露一禪家伎倆。作史者亦未能妙達此理。

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士以隱藏拙而反盜虛聲。貧賤驕人。此東漢以來習氣也。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數語爲隱者考實。說得無躲閃處。且少孤隱士而自爲此語。故爲妙耳。（習氣一字。說得高人敗興。然不知世間高隱學道人。尚有習氣未除也。）

王敦桓溫

敦加荊州牧。上疏請裁奪之濫。杜漸防萌。愼之于始。曰。自臣以下。宜皆除之。又曰。臣一宗愧陛下傾覆

亦將尋至。又曰。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似亦有大臣之識。及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爲導上疏。不勝怨憤。請令導錄尚書仗節及都督所謂裁抑自王氏始者。安在乎。敦表至。導封以還。敦復遣奏之。尤是老奸作用。未幾。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爲名。就中關通。或謂導不能不與焉。然觀敦姑孰舉事。病甚。曰。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導予王含書。止勸其當還武昌。盡力藩任。而卒不出于敦所處之上計。導于此非不忠。則不智。二者必居一焉。又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佞臣蓋指隗也。此豈非導合謀誅隗之定案乎。桓溫逆節。與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敦槩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狼狽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敦與溫皆連姻帝室。一作逆于身。一作逆于子。晉人尙門第而得壻如此。不幾爲晉立之石郎乎。）

劉元海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爲禍始。亦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愼其微哉。

夷狄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于羌渠遣子于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卽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暫獲其效。其毒處腸中不肯去。待時而發。醫見而反走矣。可畏哉。以夷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況以夷攻盜乎。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楊珧進諫。以爲假之威權。平吳

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後秦涼覆沒。李嘉請假之一將軍號。鼓行而西。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于中國也。（說夷狄始終利害。得失了然。洛誦數語。可當一篇制策文字。奴曾犯順。亦以微功得假都督之號。遂慢不可制。謀國者固在慎始哉。）

胡入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于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理名言。與中國名士雅人襟期契。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于弱。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于中國者。未嘗不由此。此孔恂楊珧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衍王渾李嘉之譽也。若其猙獰腥臊之氣。尚未去體。人豈不望而遠之乎。（靡化爲鴆。識者猶憎其眼。劉淵倡亂。典午騷哀。王衍誤人不得不任其責。不可專罪夷甫清言也。）

成都王穎敗後。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有言矣。不可不救。劉宣等固諫。以爲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今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此天厭晉也。元海遂爲之轉念。宣固高識。然元海此段意氣。亦自不可少。其能成大事蓋亦藉此。（聰不肆虐。作逆安得亡也。忽爲聰浮于洲。蓋不可擢髮數。）

石勒

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當遣收之。會勒已去。此其識鑒遠出王衍王渾樂廣張華之上。兵敗爲勒所獲。獻諛乞活。卒不免排牆之戹。一代名流。聰明絕世。當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已死。衍將錢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衍即收勒。亦無解于晉亂。神州陸沈。在諸人不

在五胡也。況一勒哉。

慕容廆

晉之羣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其子幹勤王一語。或于魯昌說之勸進。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讓。內治其國。而外能隗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讐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爲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爲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作史特識。

符堅

符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卵翼慕容垂。使得長其羽毛。剸刃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瑕蹈隙。覆亡秦者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臣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堅之謀伐晉也。言不使者十九。平陽公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皆國之賊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瞑目屈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于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衰至便驕。禍來神昧。蓋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沒。垂一軍獨全。召責以坐視不援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事固未晚。雍容猶豫。縱之

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慕容暐弟泓亡命奔關東。收合徒衆。與之同仇。暐潛使諸弟及宗族起兵于外。堅猶在醉夢之中。至面責暐。受其涕泣陳謝而不能殺。暐已密遣使者告泓曰。今秦數已終。必不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其于春秋復仇。及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何其了然也。堅爲慕容沖所逼。暐入見東堂。陳謝如故。一亡國之王。弄雄主于掌股之上。如傀儡然。及謀伏兵誅堅。事敗身死。克復舊物。暐陰有力焉。死而不愧。當與死社稷者同論。過劉禪孫皓懷愍欽覲遠矣。噫。孰謂籠繫中乃有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如此者。然使堅雖敗于晉而內無鮮卑之患。則亦與魏武赤壁之敗等耳。何遂至不振以至于亡哉。盛則必衰。古今通理。堅乘亂得國。奄有中原。當其投鞭渡江。鐵騎蹙敵。目中豈復有晉哉。亡命五將。舊臣作逆。死麾棘薪符登卒敗。哀哉。

姚弋仲姚萇

祖約奔石勒。勒禮待之。弋仲疏諫。以爲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從此始矣。後竟誅約。石季龍廢石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弋仲雖發迹石氏。而終歸晉室。有子四十二人。嘗戒其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夷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歸晉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若弋仲與慕容廆者。可謂始終義虜矣。生固不虛。死亦恰妙。

羯飛惡地衆至數萬。萇以二千人擊之。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

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善用兵者不瞰敵之衆寡費力處卽是省力處曹孟德擊馬超聞超益兵輒喜亦是此意然須知己知彼能制敵之死命乃可爲此言兵以氣勝萇之與操氣已雄入九軍矣

姚興

西胡梁國兒于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酒酣升靈牀而歌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唐司空表聖亦作壽冢引賓客讌嘯其中人稱其達生誰知已被此老羌占一先著矣

楊佛嵩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爲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由此觀之爲將者用衆之難難于用寡百倍吾嘗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賣弄本領當以此反證之彼專恃衆以求勝廣召募盛徵調者失之愈遠矣興之料嵩可謂工矣將將制命實在于興何不詔嵩于平日而視其債事以自多其智哉

慕容垂

垂乘符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克復舊物不爲不義但殺堅于敗而歸國之時亦是亂賊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殺堅之事在暐則可在垂則不可暐國亡于堅親受俘虜之恥垂以家難奔堅在燕亡之前受其恩遇自無手刃之理護堅歸國別作後圖取鄴于符登之手而若不親索之于堅卒之亡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覺有回顧體面節次可觀

慕容盛

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于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衞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盛于蘭汗父仇也。銜膽柄冰。手刃何辭。而盛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于汗之腹中。而爲所欲爲。提與難。汗之兄弟。而慕容奇。李旱。衞雙。劉志。張豪。張眞。盛之親昵也。乘機用間。使汗殺提與難。斷其手足。而以旱等伐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之疾。不爲無識。而自引李旱等爲腹心。奇起兵于外。旱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轆轤。然談笑而取汗父子于囊中。眞古今復仇妙手。（盛之智勇。不在誅汗父子之時。正妙在知汗愚近。馳進赴哀。必展吾志。一種堅忍沈鷙之力。直能于虎穴中作生活者。迨其遺奇外應。構殺蘭提。凡弟沮兵。汗誠獨夫耳。何必論牆一呼。汗乃授首哉。三國孫翊妻徐氏計誅婚覽。其刃略同。皆以堅忍濟事。彼以一婦人足辦復仇事。尤爲奇智。）

右陶許評本史懷二十卷。前十六卷。自三國志止。爲滇南陶稚圭璋輯本。後四卷自晉書止。爲閩中許玉史多續本。觀伯敬先生嘗言。自左國至宋元。流覽汎觀。勒爲成書。名曰史懷。知先生原稿不止二十卷。又稱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三國以後。眞不堪讀。則前十六卷。先生所刪存者也。陶於先生爲同年友。所輯乃先生刪本。故其序云。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覩其全。蓋惜之也。許本續入晉書。以下闕如。仍非此書之全。然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稚圭固已言之矣。原本陶許二君閒有小注。頗與先生之書相發明。仍之。惟圈點眉批。略涉明人陋習。茲悉芟去。期與叢書一律。識者諒焉。光緒辛卯十月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史懷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述者　鍾惺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E五四二四上